

September 2017

Disenchantment: Gu Cheng and Hai Zi in the Illusion of Cultural Memory

Dong Y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 Dong. 2017. "Disenchantment: Gu Cheng and Hai Zi in the Illus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5): pp.97-10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5/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去魅：文化记忆幻象中的顾城与海子

鄢 冬

摘 要：在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顾城与海子已经演变为当代记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两者都具有一些记忆的共同点，持续地影响着后来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没有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中被遗忘。然而他们身处文化记忆幻象中，并逐步成为新诗消费化、娱乐化的表征。同时，由于这种被杨·阿斯曼称之为“凝聚性结构”的象征体系的形成，使得两者诗文本与文本之外的因素混杂在一起，从而难以分辨，影响了大众的判断和接受。假象的被接受不等同于深层认同。顾城与海子所形成的“凝聚性结构”亟需被整理并突破，从而赢得一种精确的阐释。从诗歌文本的有意抬高到日常生活的神化，文学与日常生活经验互相渗透，诗人形象被不断演绎。以文化记忆为视角切入两人文化记忆共同点的内部从而“去魅”，有利于读者对于两人的认识回归到诗歌本体层面，从而真正让海子和顾城回归到地平线。

关键词：文化记忆； 共同点； 功能记忆； 凝聚性结构

作者简介：鄢冬，文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新诗研究。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24号内蒙古大学南校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邮政编码：010070，电子邮箱：yandong100@126.com

Title: Disenchantment: Gu Cheng and Hai Zi in the Illusion of Cultural Memory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poetry since a century ago, Gu Cheng and Hai Zi have become a cultural memory symbol indispensable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Their similarities in people's memory continue to affect later readers' interest, which gives them an enduring position in the age fragmented with information. However, being in the cultural memory illusion, they gradually reveal how new poetry becomes an object of consumerism and entertainmen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ymbol system called "condensed structure" by Jan Assmann, factors within and without their poetry are mixed together and indistinguishable, which affects the popular judgment and reception. Due to the intentional elevation of their poetry and the deification of their daily life, literature and life experience merge into each other, and the image of the poets is continuously reinterpreted. Acceptance of illusion, however, is not equivalent to deep-rooted identification. The "condensed structure" of Gu Cheng and Hai Zi have to be reinvestigated for an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milarities of cultural memory, there must be "disenchantment" to bring readers back to their poetry, and to bring the poets back to the world.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universals; functional memory; condensed structure

Author: Yan Dong, Ph. D., is a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Chinese new poetry. Address: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4 Zhaojun Road, Yuquan District,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70, China. Email: yandong100@126.com

文化记忆是西方理论资源下的流脉，但却勾起了当下中国幽闭的“怀乡病”。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学说，再到阿斯曼夫妇对于哈布瓦赫理论的修正与超越，都在昭示

文化记忆理论本身与社会可能发生的血肉关联与实用价值。当下的诗歌，正在被过去的诗歌记忆所支撑、推动或是击垮并重塑。过去的诗歌素材也成为当下的文化记忆资源。“文化记忆或曰作

为记忆的文化所起到的普遍作用便是：促成非共时性、使人的生命得以进入双重时间”（杨·阿斯曼 82）。海子与顾城，近三十年诗坛绕不过去的话题，在双重时间中呈现不同的状态。顾城的《远与近》《一代人》等诗篇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他和谢烨、英子的爱情故事更是让众多读者唏嘘感叹。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推出的“世纪文学60家”评选活动，约请了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对100位作家进行打分，又与新浪网读书频道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全民网络评选活动。在最终的60名作家榜单中，顾城的评选结果为第40位，评选平均得分是62分。其专家评分和读者评分所体现出来的两极分化却是最强烈的。专家得分是29分，只比倒数第一的三毛多6分，而读者得分却是95分，排在他前面的分别是鲁迅100分、金庸98分、张爱玲97分、沈从文96分，专家评价和读者评价的两极反差值得玩味；青海的哈尔盖，本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因为海子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而成名，一年一度的海子诗歌节吸引多位专家学者、诗歌爱好者到场。不止如此，每年的3月26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以及众多高校校园都举行以纪念海子为由的诗歌活动。安徽省怀宁县查湾村，正在由被城市文明吞噬的“麦地”转化为仪式感十足的“亚洲铜”。在大众中间，二人的诗歌甚至行为举止都渗透着启蒙式的光环，顾城的去国与留守岛屿，海子的漂泊与卧轨。他们特异行为的仪式感逐渐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感，意义远超诗歌本身。同时，对于顾城和海子相对固定、僵化的定势思维，以及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可以随意添加的记忆佐料对两人的诗歌文本的正确认知带来负面影响。在历史与当下之间，两人被众多怀旧者所撕扯，从而形成碎片化的诗歌现场，难以拼凑并还原。讽刺的是，两人在世时，都以避世的姿态出现：海子只钟情于昌平的那个幻想世界，顾城隐遁于新西兰的小岛。在这繁华热闹的记忆活动背后，实则隐藏着许多浮躁和功利的因子，它们极有可能影响干扰两人诗歌的传播，也极有可能误导写诗者与诗歌爱好者。仪式感、秩序感、功利性因素的渗透，使两者的记忆经验成为文化记忆的重镇。不难发现两人记忆的共同点，以及以后可能会产生的记忆轨迹。

一、海子、顾城文化记忆的共同点

首先是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亢进。海子和顾城天赋异禀，但却时运不济。对于两个理想主义诗人而言，物质的胁迫让他们悲剧感更为强烈。顾城的经济状况原本不差，由于过于偏执，加之与谢烨的恋情，使他失去了父亲的经济供给，转而困顿。去国之前的顾城，执拗地相信自己的诗歌可以给他带来收益：“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大概这段时间里，马悦然夫妇来鼓浪屿家中做客，用过便餐，我送他们到轮渡。他叮嘱我说：‘舒婷，你多照顾点顾城吧，你看你生活得这么好，而顾城什么都没有’”（北岛 9）。遁世隐居小岛之后，顾城的生活水平更为堪忧：“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王安忆 209）。在现实的残酷面前，顾城的理想显得孤立无援。对于顾城顽强的姿态，舒婷表达了叹服：“是的，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北岛 9）。海子来自农村，中学时拒绝理科而选择前程不明朗的文科，在中国政法大学当教师后也抗拒朋友让他去南方报刊当编辑赚钱的建议。他在写诗中完成精神的圆满，却依然无法取得物质的富足。海子《以梦为马》中的诗句似乎可以解释海子对于物质生活的不屑：“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事实证明，这种浪漫只是幻想。两位诗人不可救药的乐观下，顾城编织着童话的乌托邦，海子醉心于营造自说自话的帝国。物质的贫乏反向滋生出精神的强大与狂妄。顾城不堪忍受背叛和孤立，海子不堪忍受俗世的苦难。物质的贫困不断碾压诗人的理想主义，而两人又在理想主义崩盘之前选择了以死亡救赎。这一幻象短促而完整，读者自然相信了他们口中其实并不存在的幻想王国。

其次是过度的男性气质与被压抑的生存能力。两者相对封闭的性格特征催生了类似的男性

气质。顾城的男权色彩比之海子更强烈，在荒岛上“顾城—谢烨—英子”的生活模式是很好的诠释，生命最后阶段面对谢烨的叛逃顾城的失控也可看作是他内心男权主义无限放大的例证。他也曾有这样的言论：“社会是男性的。社会是伪造出来的”（41）。顾城的童话世界里，没有为自己的理想女性勾勒一块田地，因此无论是谢烨还是英子，都只不过是陪衬自己伟岸的风景。“问：哪一年结的婚哪？答：八三年八月，然后我们登记完就觉得没事儿了，我就自己，我在上海自己还买了个小屋，在武夷路那儿，一个小屋。没想到她就住过来了。我就吃了一惊，我以为登记完就没事儿了”（139）。海子的封闭性性格，以及他对于爱情的不合理想象也说明一定的问题。《夜色》中说：“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次幸福：诗歌、王位、太阳”。流浪、爱情、生存的确是海子的三大难题，诗歌和太阳，一者是他的挚爱，一者是象征他的理想所在，而王位则是海子潜在男权意识的爆发。海子的诗干净澄澈，其中撕扯心灵之感来源于他决绝的男性气质。同时，四段感情的无疾而终，也加深了他男性气质的强度，使其变得更为偏执。西川、燎原等人都认为，海子的《四姐妹》诗中，其实就是在表达对于曾经喜爱的四个女孩的挽留与失望，诗歌的背后弥漫一种悲凉的情绪：“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两者情感悲剧的原因在于偏执的男性气质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他们把女人看成财产的一部分，自己则是财产的唯一法人。无论是顾城还是海子，都喜欢做自己诗歌世界里的国王。如顾城《我的心是一座城》：“我的心，/是一座城，/一座最小的城。/没有杂乱的市场，/没有众多的居民，/冷冷清清，/冷冷清清。/只有一片落叶，/只有一簇花丛，/还偷偷掩藏着——/儿时的深情……”。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或是顾城，都给后世留下了美丽的爱情诗篇。然而，这些爱情诗篇过于孤绝和纯粹，以至于有“恍若隔世”之感。做爱情世界中的强者，就得成为物质世界中的掌控者，然而两人的生存能力恰好较低。因此，他们都生活在男性气质的悖论中：在情感方面，两人试图掌控爱情却反而被爱情重伤，而在生存层面，两人何尝不是面临着征服却又因生存能

力低下被世界驯服。

最后是相对稳定的体制生活与反体制的博弈。两人的社会身份有一定相似性。顾城在取得新西兰国籍后，曾任奥克兰大学研究员，海子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教师。但两者都志在体制外的诗坛。两人坚定认为，他们所钟爱的文学事业能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规范与反规范成为困扰他们的主旋律，“规范反映了某种价值系统，因为它们可以引导一个决策者做出恰当的选择；按照规范提供的标准行为，可以帮助决策者找到有利的选择方式，或是找到应当比其它选择方式更为有利的选择方式”（汉肯 147—48）。“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悖论其实早就在两人的身上预演：顾城和海子固守知识分子立场，但他们向着自由搏命的野心和勇敢，则体现出十足的民间性。

大众传媒的勃兴呼唤时代英雄，海子和顾城具有象征意义的共同点不断被读者重复和解读，促成了海子与顾城记忆文化的一致性。“过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我们在此探究的对象因此就是文化再生产问题。我们将以如下的论点作为出发点：在促成文化一致性的过程中，重复和解释两种方式具有大致相同的功能”（杨·阿斯曼 87）。

二、文化记忆共同点背后的深层结构

海子和顾城身上凝结着社会进程强加给他们的烙印。九十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看起来依然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文学的一脉，但从最终效果而言更像是挥别理想主义的挽歌，21 世纪初“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对文学研究界启发甚大，带来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也是对于传统社会反映论、阶级论的一次“釜底抽薪”，而今在信息碎片化的超文本时代中也显得疲软。网络时代无数次提起的下半身、梨花体、羊羔体、白云体诗歌时，大众心理展现出暧昧的态度：不理解但盲从并模仿，不支持并转发谩骂，不理性却占据道德高地。然而，大众心理也并非一无是处：从韦应物的“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在网络朋友圈蹿红，频繁被戏仿，到高晓松作词作曲，许巍演唱《生活不止

眼前的苟且》中“诗和远方”成为日常口头禅。被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的大众心理呈现着尴尬的两种象限：在与苟且的现实握手言和甚至玩乐其中时，还不忘含情脉脉地调戏诗和远方。

在豆瓣读书网站上，顾城作品中评论量最大的并非研究顾城最好的文本——《顾城全集》，也不是友人怀念顾城真实可信的文字，反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顾城的诗》，评论达一万三千余条，从评论来看，基本上是老调新谈，并且谈资基本集中在顾城传播较广的《一代人》和《远与近》。海子也同样没有被郑重对待。最被关注的同属人民出版社的《海子的诗》，评论量达一万七千余条。无论《顾城的诗》，还是《海子的诗》，都只是两人作品的精选版，并不能代表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文化产业蓬勃之下，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被周云蓬改编成了民谣，海子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房地产商兜售海景房绝佳的广告。不难看出，大众接受的只是被浓缩的“顾城”和“海子”。对海子和顾城，读者更多采取的是功能记忆而非存储记忆。习惯于在记忆中重构碎片化的海子和顾城，而不是精确、机械地回忆两者。这是一种“栖居的记忆”：“有人栖居的记忆我们想称之为功能记忆。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与历史相关的种种学科相比之下是第二等的记忆，是所有记忆的记忆，它收录的是与现实失去有生命力的联系的东西。这种记忆的记忆我建议称之为存储记忆”（阿莱达·阿斯曼 147）。由此延伸，对于海子和顾城的记忆是充满可塑性的，是可以随意改写的记忆，“记忆不再被看作是痕迹和储存器，而是看作一个可塑的团块，在当下不断变换的角度中被不断重新塑形”（阿莱达·阿斯曼 173）。

顾城和海子以浪漫派的书写闻名。顾城《生命幻想曲》中如此书写历史：“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海子《亚洲铜》如此书写文明：“亚洲铜，亚洲铜/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浪漫派的回忆是自相矛盾的：它们既是造成时间之伤的武器，又是治疗伤口的良药”（阿莱达·阿斯曼 114）。双重时间给浪漫派诗人留下了双重困境：一方面，浪漫派诗人所面对的时间是非线性的碎

片化呈现；另一方面大众记忆中的诗歌是线性叙述的过程。对于一个浪漫派诗人的研究和阅读，终究更需关注诗作的写作年代、诗人的情感史等诸多线性因素表征。同时，存储记忆必然面对的结果就是因新鲜讯息覆盖之后的遗忘。大众并不负责打捞遗忘的记忆，而是不断增添新的谈资，因此浪漫派的诗人也不得不经历着“被浪漫派”的宿命。

非正常的死亡增添了两人的神秘色彩从而留名，这是典型的死亡记忆。在死亡记忆中，原有的人物形象被强化、塑造、定性，而且难以推翻。如果说两人的诗歌是诗人着力营造的象征大厦，那么两人的死亡是诗人和大众合作之下的最后的象征。关于死亡，尽管两人最后的诗篇似乎预告了一些内容。顾城《回家》：“我看见你的手//在阳光下遮住眼睛/我看见你头发/被小帽遮住/我看见你手投下的影子/在笑/你的小车子放在一边/Sam/你不认识我了/我离开你太久的时间”。海子《春天，十个海子》：“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而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显然，两人留下的文化象征更加让人印象深刻。顾城在营造童话世界，然而恰恰以暴力狂的姿态杀人后自杀，造成强烈的反差和冲击感；海子卧轨，也是让骆一禾、西川等好友始料未及的事件。在海子遗书中，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的海子与大众记忆中的那个清澈、虔诚的海子并不吻合。于是，当存储记忆中的顾城和海子无法生效，功能记忆中的顾城和海子粉墨登场。二人死亡的时刻处在集体化写作和个体化写作的交叉点，于是有了政治说；海子生前不如意的爱情经历，顾城与谢烨、英子，甚至德国诗人大鱼之间的纠葛，让二人有了殉情说；海子生命后期痴迷于宗教，于是有了宗教说；海子生前诗歌并不如意，于是有了卡夫卡式的献身说；顾城匪夷所思的情绪失控，自杀、杀妻的现场需要被数度还原，围绕这个诗人是善是恶，是惋惜还是同情，总有一种无法斩钉截铁的情绪萦绕其中。总之，文化的记忆在两人的死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生命戛然而止时，两人的功绩就被定格，后来读者认知、接受他们在世时的成果，同时也虔诚强化着对他们的认知。“在所有社会里，‘记忆’原则都或多或少地在两

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一是渴望被回忆的功绩,二是对回忆的虔诚”(杨·阿斯曼 58)。这样的无限制强化,催生出难以打破的象征体系。“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 and 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Kultureller Sinn),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Vorrat),继而制造出了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杨·阿斯曼 145—46)。

功能性记忆中最重要的一环不在提取而在于建构。对于海子和顾城而言,读者的期待促成了文化记忆的向心力,这种记忆模式是由民间完成的,它形成了对知识分子记忆的一种潜在对抗。在知识分子记忆中,顾城和海子往往面临着难以正名的问题。对于海子和顾城的评价,当代文学史及当代诗歌史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在洪子诚、刘登翰著的2010版《中国当代新诗史》中,顾城部分只占据了约1/250的篇幅,而且主要聚焦在他的童话书写上;海子部分没有专列一节,只是把海子同“诗人之死”联系在一块,与其说是海子诗歌本体比较引人入胜,不如说是海子、骆一禾、戈麦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的诗人引发的反思更加瞩目。如果说诗歌史正襟危坐的叙述还保留着一定的学术性,民间各种解读甚至讹传,无疑都增添了顾城和海子的神秘感,他们建构出来的形象或许是失真的,但一定是坚固的,因为其背后是集体意识的凝结。“‘集体’或者‘我们’的认同指的是一个形象:集体建构了一种自我形象,其成员与这个形象进行身份认同。集体的认同是参与到集体之中的个人来进行身份认同的问题,它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而是取决于特定的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它。它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它在集体成员的意识中的活跃程度以及它如何促成集体成员的思考和行为”(杨·阿斯曼 136)。

由于海子和顾城文化记忆主体的身份一直在民间,这就给两人的记忆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记忆本应精确实,但对于两人的记忆却越发显得文学性十足。“回忆丧失了真实性,却会得到建构性的补偿。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经验和身份认同这两个在生活中相去甚远的东西,应该通过文学被焊接在一起”(阿莱达·阿斯曼 109)。在集体记忆中,海子、顾城以及其他有传奇色彩但却并没有被知识分子记忆大书特书的人

物,都结成了牢固的象征结构,难以被破坏。“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杨·阿斯曼 32)。

文化记忆的另一特点是去日常化。顾城和海子的传播过程中,不是被庸常化,而是被神化。这明显不符合记忆的一般规律,却符合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律,“日常生活意味着千篇一律和循规蹈矩,而对基本公理的决断和对根本出发点的反思被悬空,若非如是,为自己的行为指定方向和行为本身都无法实现。但那些消失在日常生活地平线之外的视角并不会被轻易遗忘或者压抑,它们所构建的背景一直都被保存在文化记忆里。这也就是说,文化记忆及其客观外化物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杨·阿斯曼 83)。文化记忆中甚至可以“抹杀”顾城是杀人凶手这一事实,也可以忽略海子自杀的诸多现实因素(如西川所言的宗教因素、感情因素、性格因素等)。顾城事发二十年后,舒婷的言论也许还具有煽动性:“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北岛 23)。顾城已然如此,海子则更容易被接受:各种纪念活动、朗诵会,已经证明他的一切都可以被修饰、修正甚至修整。

三、凝聚性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海子和顾城特殊的共同点与背后的深层次文化记忆原因,表面上的反复使得两者逐渐凝结成凝聚性结构,这种结构的内部是坚硬而细密的,身处在凝聚性结构中的两位诗人,犹如琥珀中的生灵。“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Konnektive Struktur),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贝格尔/卢克曼[Berger/Luckmann])——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杨·阿斯曼 6)。在当前的凝聚性结构中,顾城被当作童话世界里的守门人,他购买岛屿更像是童话里王子浪漫而潇洒的行为。海子被冠以梵高式的宿命,生

前籍籍无名,死后却名声大噪。无论是在学院还是在民间,数次的重复使得顾城和海子最终神化,“每个凝聚性结构的基本原则都是重复(Wiederholung)。重复可以避免行动路线的无限延长:通过重复,这些行动路线构成可以被再次辨认的模式,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杨·阿斯曼 7)。对其两人的评价显得固态而不是动态,越来越僵化而不是越来越多元。凝聚性结构的影响下,无论是对两者的诗歌作品还是对两者的个人生活都产生了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在顾城事件出现后,张颐武做出了前瞻的评论:“诗人顾城的杀妻自尽已经成为一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件。在一个文化扩张的时代,这个事件变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被无数的报纸杂志变成了公众的焦点”(张颐武 95)。但即便如此,他的评论也带有极强的感情色彩和主观倾向:“他的杀人和自杀说明着‘新时期’话语的边缘和极限所在,说明着我们80年代所承诺的天国的乌托邦的幻觉性质。这一切无法拯救我们了。诗人的美妙的神话也随之破灭,它留给我们的苍凉”(张颐武 100)。二十多年过去,当时所警醒的消费文化已经彻底成为生活中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记忆中那些完整的意象被解构然后重新被拼凑,而那些破碎的段落则被奇闻异事、花边、小道消息所缝合。顾城和海子的诗歌与诗歌之外的声音,各自组成了颇为相似的凝聚性结构。在凝聚性结构中,诗歌文本数次被重新编码、解码,“文字的潜力在于它们可以把离开了鲜活载体的信息编码储存起来,不受制于集体演绎中的更新。文字的问题在于它无限制地积累信息的倾向。[……]无结构的,无联系的成分进入功能记忆后就变得有编排、有结构、有关联”(阿莱达·阿斯曼 150—51)。

顾城和海子的诗歌文本是最开始被幻化的部分。顾城常用的标签是“童话诗人”。顾城诗歌的童话世界以其恬淡、安宁的画风给当时疾风暴雨的诗坛吹来了久违的阳光和细雨,但顾城诗歌看似无比齐整的写作风格背后,是一个略带神经质的诗人,周围的人正因为他的存在经受着折磨。顾城更多时候以诗歌之名向谢烨、谢烨家人推行他的伦理观,在这中间,不难觉察到清脆而剧烈的碰撞声:“‘我太明白那个人的极端的自私了!’谢文娥说,‘他根本就不让我的烨儿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他们一结了婚,他就不让她去上班,不许她继续到电大上学,要她一天到晚只陪着他。我曾经去劝烨儿上学,他竟然将手里的一碗面条兜头砸到我的头上’”(王晓玉 41)。尽管每一个喜爱顾城的人,都不愿意相信这是他的手段,这个天才所展现出来的分裂心灵,安静时候固然是迷人的,暴躁的时候又是残忍的。顾城的童话世界是被生生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是捏造出来的童话:弃国购岛、顾城-谢烨-英子三人同居、国王(顾城)与囚徒(谢烨、英子)。读者们相信了他幻想中的童话,不愿设想背后的残忍。有别于安徒生等人受困于现实却不忍心展示丑陋给世人,因此幻想出的童话,顾城的童话恰恰是通过一己之力构建的男根帝国。文化记忆正在这时,产生了欺骗性,真假沆瀣难辨。

海子总被冠以殉道者这样的称号。尤其是麦田系列诗篇被冠以农业文明的挽歌。海子的麦田意象,也不允许只承载他的成长记忆,而是仿佛一定要有农业文明的分量。实际上,海子诗歌是极其多元的,如海子诗歌中直接以“草原”为意象的诗歌就不少,包括《九月》《龙》《远方——献给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大草原上预感到海的降临》《大草原 大雪封山》《草原之夜》《给你》《黄金草原》《河流》组诗;间接的草原意象如马:《马》《春天》《泪水》,白羊:《歌或哭》等,其余诗歌中出现湖泊、野草、青草意象也较为常见。可以说,在海子诗歌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草原意象符号。甚至可以这样假设,草原精神中的轻盈灵动、自然随性是海子精神世界重要的补充,作为以麦田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符号系统的对立面存在。殉道是对理想的献身,是最决绝也是最后的反抗。因为带有这样的先兆预设,所以再观察他的作品,到处都充斥着一股浓重的悲伤。这种悲伤并不是诗歌内部应该发出的声音,而是后人强加的。北塔曾认为,是时候该反思海子现象了。纵然是天才,但也是不完整的不完美的天才:“当时,我在发言中,曾经提到,我们理应对海子诗歌和海子热现象乃至以海子为代表的诗歌写作倾向进行冷静的总结和反思,至少学术界应该这样做。但是,又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听到多少反思的声音”(谭五昌 248)。

大众视野中拟想两者的状态应该是心心相印

的感觉,从真实事件寻觅,两者的写作之路确有一定的交集。顾城成名早,在海子初入诗坛时已经是大诗人。两人会面交谈后,海子受顾城影响颇深,因此海子的创作中也体现了顾城式的幻想:“然而,这其中另外一个隐形的空间却未被昭示,包括所有研究海子作品的文章都未能意识到,并且大家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海子诗歌之路的出发点,最初却始之于顾城! [……] 我们继而将会看到:海子此后诗歌中那么痴迷于草原、姐妹、少女、月亮、泪水,痴迷于雨水与村庄,痴迷太阳光芒的剑,以及天空的暴力幻象,极像是用他的诗歌,张扬了顾城内心意念中未能在诗歌中展开的图像”(燎原 68—69)。从两人诗歌的语言、意象营造等方面来看,顾城的诗更为柔软,海子更为粗粝,但内在精神气质的相似性,使得他们有了一种奇妙的联系,而这种奇妙的相似性也如同佐餐小菜一般时刻配合着饕餮食客们的无边挥霍。

顾城和海子的日常生活是最后被幻化的部分,也是文化记忆生成记忆文化最关键的部分。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被重新编码、解码,成为重构过去的终极密码,“在兴趣从残留物向痕迹转变的过程中,重要的工作是用那些不是要流传后世、并且不是注定要长久的证明来重构过去。它们应该传达的是通常在传承中不被提及的东西:即那不起眼的日常生活”(阿莱达·阿斯曼 239)。顾城和海子的轶事无休止地成为谈资,关于两人离奇的恋情,关于两人的生存能力,关于两人的收入,关于两人的死亡等。只要大众的想象力没有枯竭,记忆载体就无限增生,转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记忆文化,并且不断说服与被说服,成为一种深刻、厚重的记忆文化。在记忆文化的迷雾中,本来交织着感伤主义、小资情调以及无可复制的控制欲的顾城和海子被浪漫主义、精致主义以及理想主义所取代。两位诗人在世时,个性特征与时代特征的错位使得他们经受着现实的阵痛,而在当前的网络生态中,错位感不再强烈,他们处在信息项的一端,由大众主动选择并对应,从而生出暂时的共鸣作。两人传奇的生活轨迹与“不合作”的理念成为粘合庸常生活的药剂。海子和顾城的精神气质,也弥补了当下生活中所缺乏的部分。

凝聚性结构需要被突破。实际上,由于海子、顾城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内质,加之他们所代表的边缘文化,他们的诗歌及诗歌之外的部分将两人

围成了一个孤岛式的隔绝场域。读者大多怀着“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心理来解读,但结果总是感觉“宛在水中央”的疏离。在对两人不断重复的论述中,感性的批评多过于理性的研究,随性贴标签多于智性的领悟。如果公平地对待顾城和海子,不难觉察他们都有极其理性和清醒的一面,顾城曾说:“我本来想象诗有一种促进社会心理变革的作用。我觉得一个社会只有政治经济变革,是不会进步的,它会动荡在原点上。不过这基本上是我八三年以前的想法,后来我算是放弃了”(53)。海子好友燎原也在接受中国诗歌网专访时承认,海子更深刻的东西在于他长诗的构架,海子的长诗要解决人类在尘世中的苦难,以及怎么达到形而上的生存。

对于两人的判定首先应该回归诗歌本体,从更可靠更坚实的文本材料中挖掘其丰富性与独特性。以新诗美学标准来衡量,不应回避顾城创作方面一些不够高级的地方,如语言能力的短路及塑造意象能力的欠缺,不回避海子创作方面把控情绪还不够成熟这一问题。对于两人诗歌之外的文化认知,应以伦理建设的要求为指导。福柯认为任何社会的运作系统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三个特殊的轴心:知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有必要分析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McGowan 134)。两人的一生交织着许多畸形的伦理关系,需要被理性对待并理顺。在矫正顾城和海子印象的过程中,读者的心理也需要干预并引导。在顾城和海子的粉丝群中,大学生群体无疑是重要一分子,然而颇具讽刺的是,在张学军《“次文学”“戏说”与文学阅读——当代大学生对文学经典的接受状况调查》^①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图表:

	频率	百分比
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789	47.1%
强烈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1 118	66.7%
特立独行的思想感悟	868	51.8%
万众瞩目的社会地位	100	6.0%
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修养	1 204	71.8%
其作品雅俗共赏,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587	36.0%
文学形式的创新冲动	506	30.2%

调查的主题是“作家除了文学才能之外,还有哪一件重要的特质”,表格中,选择“特立独行的思想感悟”不在少数,排名第三,与第二名“强烈的道德感情和社会责任感”存在相背离的状态,这就显得自相矛盾。拥有强烈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往往是被伦理关系驯服了的个体,特立独行者显然不能受此控制。其实,被大学生们奉为传奇的顾城和海子,特立独行的侠客们,他们如此看待大众赐给他们的“霓裳羽衣”：“你把奖金和奖章放在这里,不会吸引一个小虫子;它们爬过来也会爬过去,它们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行”(顾城 66)。顾城和海子,应该被研究的是作品的全貌,而非只是通俗易懂的短章;应该被大众纪念的是对于诗歌的赤诚及对于生命的郑重,而非偏执的个人主义。

结 语

文化记忆与文学之间,必然将发生更为深刻的联系。顾城和海子的幻象,只是文化记忆若干侧面之一。当文化记忆向我们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展开它多情的孔雀屏时,作家个体及作品中的文化记忆所能消化的分量极其有限,又适逢哈维所谓“时空压缩”的时代,文化记忆的原材料也被无限压缩。“因为众所周知在记忆中存在着空间缺乏的问题,所以要进入记忆的东西都必须任人剧烈地缩减”(阿莱达·阿斯曼 233)。正因如此,真正值得精确定位的素材其实有限,因此更应警惕无休止的戏说与演义——甄别比追忆重要,未来比怀旧重要。

发生在顾城和海子身上过度消费的现象并不是文化记忆该起的作用,而恰恰是认清之后应该避免和打破的幻象。文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具有复杂性、多变性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不惧怕任何停留在文学内部的改写、恶搞等形式,但文学惧怕被过度消费从而在幻象中沉沦,从而被遗弃。民族的文学,该以郑重、恰当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在这些极端个例中所要展示的是,民族认同及其稳固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民族的消亡(除了印加帝国这种极特殊例子),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杨·阿斯曼 168)。有序的文化社会,应该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伊

格尔顿也如是说:“文化不仅是我们的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感情、关系、记忆、亲情、地位、社群、情感满足、智力享乐、一种终极意义感,所有这些都比人权宪章或贸易协定离我们大多数人更近。不过,文化也可能因为离得太近而让人觉得不舒服。[……]我们已经看到文化如何表现为一种新的重要性,但是它同时也变得傲慢自大。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让文化回归其原有的位置,现在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150)。

注释[Notes]

① 参见张学军:“‘次文学’‘戏说’与文学阅读——当代大学生对文学经典的接受状况调查”,《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 1-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Assmann, Aleida. *Memory Space: Form and Change of Cultural Memory*. Trans. Pan L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杨·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Assmann, Jan. *Cultural Memory: Text,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Advanced Cultures*. Trans. Jin Shoufu and Huang Xiaoc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北塔:“早就到了该反思海子诗歌和海子现象的时候了”,《活在珍贵的人间——海子纪念集》,谭五昌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248。
- [Bei, Ta. “It is Time to Reflect on Hai Zi’s Poems and the Hai Zi Phenomenon.” *Living in the Precious World: A Collection in Memory of Hai Zi*. Ed. Tan Wuchang.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Press, 2014. 248.]
-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Eagleton, Terry. *The Idea of Culture*. Trans. Fang Ji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顾城:《哲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
- [Gu, Cheng. *Thoughts*.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15.]
- A·F·G·汉肯:《控制论与社会》,黎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 [Hanken, A. F. G. .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Trans. Li M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 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 年。
- [Liao, Yuan. *Biography of Hai Zi*.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2011.]
- McGowan, John. *Postmodernism and Cr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舒婷：“灯光转暗，你在何方？”，《鱼乐：忆顾城》，北岛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
- [Shu, Ting. “Where Are You, When the Lights Are Dimmed?” *Fish and Happiness*. Ed. Bei Dao.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5.]
- 王安忆：“岛上的顾城”，《顾城弃城》，萧夏林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年。
- [Wang, Anyi. “Gucheng on the Island.” *Gu Cheng Abandoned the City*. Ed. Xiao Xialin. Beijing: United Press, 1994.]
- 王晓玉：“那斧头，天天砍我的心——谢烨母亲谢文娥的痛诉”，《顾城弃城》，萧夏林编。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4 年。41。
- [Wang, Xiaoyu. “The Axe Cuts My Heart Every Day: Xie Ye’s Mother Xie Wen’e’s Indictment.” *Gu Cheng Abandoned the City*. Ed. Xiao Xialin. Beijing: United Press, 1994.41.]
- 张颐武：“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当代作家评论》2(1994)：95 - 100。
- [Zhang, Yiwu. “The End of a Fairy Tale: The Death of Gu Che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2(1994)：95 - 100.]
- (责任编辑：王 峰)
-
- (上接第 192 页)
- Mittler, Barbara.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l Works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 *The World of Music* 45.2(2003)：53 - 81.
- . “‘Eight Stage Works for 800 Million People: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usic-A View from Revolutionary Opera.’” *The Opera Quarterly* 26.2/3(2010)：377 - 401.
- Po, Fung. “Re-Interpreting Classics Tsui Hark’s Screenwriting Style and Its Influence.” *The Swordsman and His Jianghu: Tsui Hark and Hong Kong Film*. Eds. Sam Ho and Ho Wai-le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64 - 69.
- Qu, Bo. *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 (Linhai xueyu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64.
- “SARFT Spokesman Zhu Hong Speaks on Guiding Opinions Concerning Stimulating Flourish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lm Industry” (*Guangdian zongju xinwen fayanren Zhu Hong jiu guanyu cujin dianying chanye fanrong fazhan de zhidao yijian da jizhe we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bsite, 29 January, 2010. < http://www.gov.cn/zwhd/2010-01/29/content_1522672.htm > .
- Su, Wendy. *China’s Encounter with Global Hollywood: Cultural Policy and the Film Industry, 1994 - 2013*.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 Teo, Stephen. *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7.
- “The Film Industry Promo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ficial Website, 7 Nov. 2016. <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11/07/content_2001625.htm > .
- Wang, Shu.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The Revival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Capital and Epic Narrativ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Jianguo daye: quanqiuhua yujing xia geming wenhua de ziyuan zaizao yu shishi heli*), *Dianying wenxue* 3(2010)：25 - 27.
- Williams, Tony. “Under ‘Western Eyes’: The Personal Odyssey of Huang Fei-Hong in 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Cinema Journal* 40.1(2000)：3 - 24.
- Yu, Hongmei. “Visual Spectacular, Revolutionary Epic, and Personal Voice: The Narration of History in Chinese Main Melody Film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5.2(2013)：166 - 218.
- . *The Politics of Images: Chinese Cinem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2008.
- (责任编辑：孟祥春)